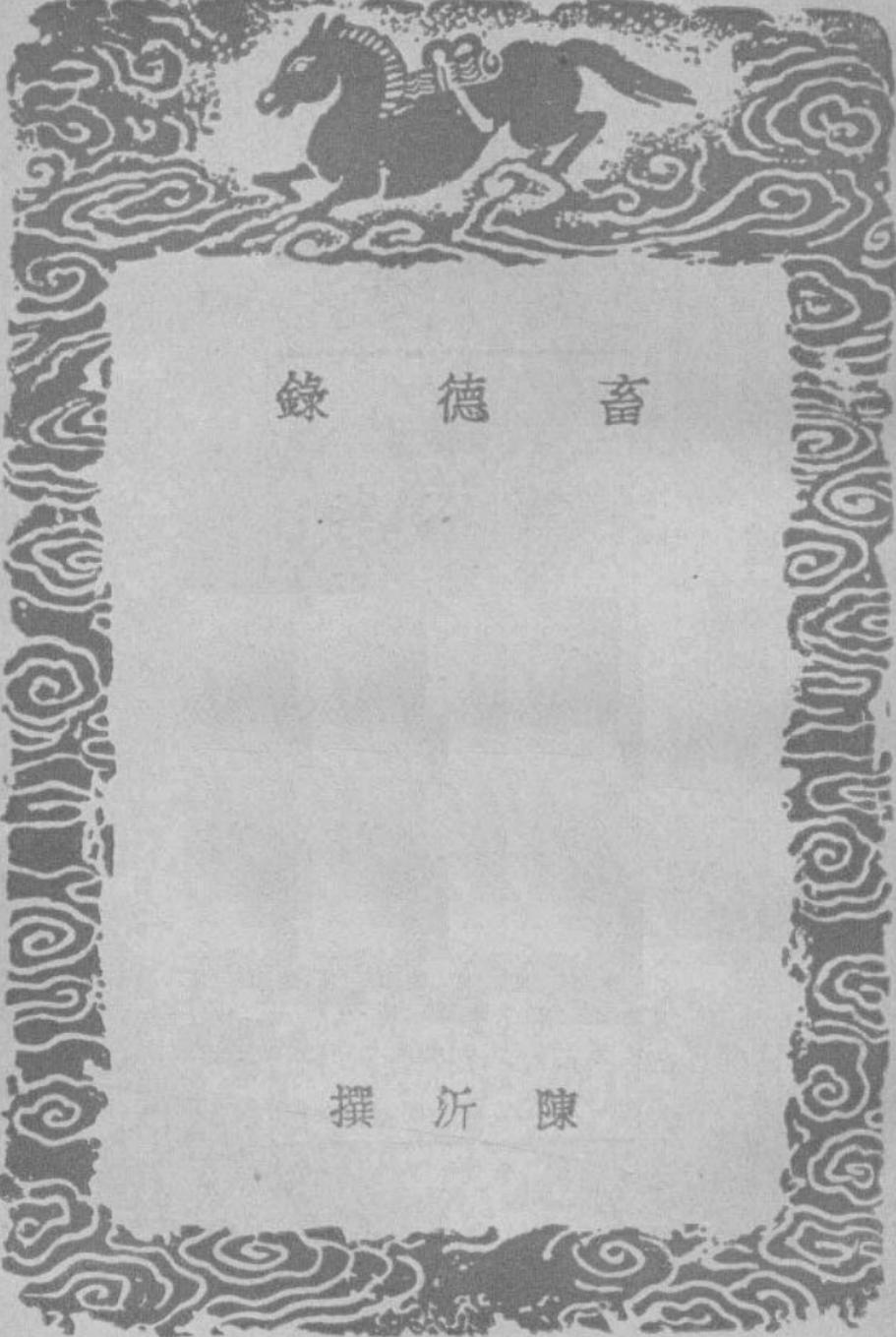


內
畜
功
德
圖
說
錄





畜德錄

陳沂撰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五

印 刷 所
商 務 上 海
印 書 河 南 路
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館據紀錄彙編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七

畜德錄

陳沂

沂兒時侍外祖金靜虛公時公年九十餘道宣德正統間事甚悉弱冠接夏太常公崇文出其祖忠靖公所紀又述丘文莊公言前輩之可法者多忘去僅追憶得數事後奉吳文定李文正二公教及沂所目擊者著之成篇用以自警名畜德錄雖有不倫而取善之意不以人廢有信以終齒者雖細亦書正孔子所謂有所試之矣惜聞見不廣尚有望

于同志焉

蹇忠定公義善書 成祖手授金龍文牋命書外國
詔偶落一字奏曰臣敬畏之深輒復有此 上曰
朕亦有之此紙艱得姑註之耳對曰示信遠人豈
以是惜深然之復授以牋更書之

夏忠靖公原吉嘗得 賜古硯冬月僕炙冰破損甚
恐公知召喻之曰受 賜不加愛惜吾之罪也遂
釋之又嘗于驛中天甚寒驛人偶焚隻鞍公知笑
曰隻鞍何用不加責且以其所遺者賜之又詠蠅
首詩後四句云昂昂飽歷風霜古默默深承雨露

滋寄語羣飛諸燕雀好來相近莫相疑人議公太
和益性度寬大其言如此

孫原貞舉進士以 實錄事至杭屬學諸生給事筆
硯時于肅愍公謙在列進曰學校之設將養賢以
爲用耶抑供事書辦耶孫下席迎上坐謝過遂與
定交公居大位薦孫爲知已

魏文靖公驥嘗以俸金百兩委人爲其家僕盡易之
公竟不言他日事覺鞠出金還公其主始知公嘗
語人爲子者當求名醫厚結之親有疾則信之必
專召之必來也公爲尚書北還一小舟嘗阻于要

津其子稍設儀仗公見卽命撤去曰豈籍重于是耶公致仕時往于田值御史官舟公岸引纜而行御史怪問曰魏驥又問曰蕭山魏驥又問曰尚書歸老蕭山魏驥也御史惶恐謝罪

尚書徐公晞少爲刀筆吏縣有卒伍補謫發誤勾攝者欲公脫之夜飲公于家以他事出避其妻有美色令勸酒以悅之公不能留明日抱按已脫勾攝且語其人曰吾昨歸恐汝疑故速致此鄉人服之公爲兵部郎中一員外郎每因吏必慢罵遇宿署請公待公不爲意其人卒于官親爲殮且厚贈之

數年因其邑令照拂其家公之子以蔭官尚寶孫
中書舍人亦致通政

王忠肅公翱自兩廣召爲吏部尚書舟次濟寧都水
主事法以先後叙過間雖貴官不得越人怪之公
曰彼立法安忍壞之至吏部卽調爲考功主事人
兩賢之公在吏部門無請托太平侯時與上鞠
戲自意可請會朝退從公後徐呼王問爲誰侯以
名自通方以事啓公不顧作厲聲曰不諳事俟惶
恐而退公之夫人爲其從子請官舉觴跪進公大
怒起手擊夫人于地卽出隨使人返慰之事卒不

行

禮部尚書姚公夔天順癸未春知貢舉試院災天下
貢士死者相籍請諭祭于郊公自謂不能致防殃
及賢俊伏地慟哭觀者以萬數哀震數里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時其子爲南京國學博士考績
在部文選郎中欲留侍公改壯學公不可曰是亂
法自我始矣

岳正字季方爲翰林脩譔 英廟甚重之嘗曰好箇
岳正只是大膽後謫戍於邊自題其像曰好箇岳
正只是大膽從今以後再敢不敢公性不能容人

或謂公曰不聞宰相腹中撑舟乎曰順撐來可容使縱橫來安容得耶

威寧伯王公越都御史總制北伐時嘗親視諸軍食飲數賜酒肉動息必悉其情至犯令不少貸每暇命出獵計矢中禽之多寡于敵陣爲先後有將官告姦受金者置之許出死力不問于是將士感泣無不用命者

都御史韓公雍征大藤峽出兵令五鼓戰將領者聞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卽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以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曰萬一

不用命而敗柰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聞有一郡
守治酒具進用盒納妓于內徑入幕府公知必有
隱物召郡守入開盒令妓奉酒畢仍納于盒中隨
太守出此見公之闊大如此亦一時之權術也若
大體禁嚴此物奚宜至哉公與夏公頃飲各出酒
令公欹一字內有大人小人復以諺語二句証之
曰傘字有五人下列衆小人上侍一大人所謂有
福之人人服事無福之人服事人夏云爽字有五
人旁列衆小人中藏一大人所謂人前莫說人長
短始信人中更有人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時嘗去騶從入田野間與村夫野老相語問民間疾苦每坐一處使聚而言之惟恐其不得盡

劉東山公大夏爲廣東布政至新會縣時吳廷舉爲令公到久乃迎告以鄉智殲事故迎遲時鄉以名士出謫公亦重之不怪其遲且嘉其賢東山公當發戌氈帽布袍徒步過大明門匍匐頓首乃行策一蹇驢赴戌所時以兵部尚書謫發莫不加禮不欲至戌公曰大夏有罪不加之誅今復不服後耶披甲持銳與諸卒無異莫不歎服

都御楊公繼宗居憂時閹宦汪直以權幸延攬名士聞楊公治郡名徃弔公袁經於墳所直趨至墳所拜起手捋公鬚曰比聞楊繼宗名今貌乃爾公曰繼宗貌陋但虧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復敢言直時威震海內不屈者公一人耳

麻城李文祥將覆試大學士萬安欲託以孫因許及第文祥以正對安怒其孫延于別館有畫鳩屬題其末句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後以事左遷渡河氷泮溺死

屠公濂爲御史時宜門下彈劾有夷人來朝偶仆跌

不起公奏云有夷人俯伏不起若欲奏而不能言
俟扶出具疏以聞人謂識大體

吳文定公寬爲脩謨時有同年賀恩寢疾將不起欲
易簣託于公之旁廡公卽掃室請遷及卒奉殮于
中堂使子衣衰以荅弔者又故人之子有事于京
者書託公主之久而有疾不起爲棺殮及殮帳有
輸官銀若干盡喪于娼家公爲如數償之遣人送

喪歸

倪文毅公岳初爲禮部尚書值遭祭金闕玉闕真人
奏曰徐知證知詳唐叛臣之裔也祀典不敢議廢

但歲時典祀一寺官之職耳宗伯何與焉遂爲令
章公懋爲南京國子祭酒有監生請假托言一力採
薪不至將往求之公聞之愕然曰薪水之資託有
失柰何憂動顏色使亟求且冀得之當復我此生
甚悔曰公待我以誠我何給之明日返命其實謝
罪

儲侍郎確易簣時夫人以公落髮與鬚指灰甲及頭
垢各囊盛爲礪其愛親敬身可謂全歸矣

劉少傳忠爲南京吏部尚書時因司屬王主事韋之
父致政家居素奢而漸貧乏乃遺白金二十兩與

常奉親曰恐汝父奉養不悅汝欲曲意以養則變
節之事有矣幸勿改節

何編脩瑭當劉瑾用事諸司有事必往見約相見長
揖不得屈諸司同僚以事詣瑾畏其勢不覺屈跪
何公疾聲曰禮惟長揖何以爲此瑾曰先生之言
是也

朱尚書希周初舉狀元畧無喜色後歸里惟徒行人
器之後爲禮部侍郎家載席一車爲公買宅進都
城宦者阻之且云必得一刺以別真僞公弗許家
人云必入乃得利公曰不得利又何傷乎竟止於